

飛虎英雄傳

■ 凱斯克著
■ 翟國謹譯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飛虎英雄傳

■ 凱斯克著
■ 翟國謹譯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新華書局
PDG



本書作者凱斯克夫婦合照

敬致本書讀者

這是一本忠實的戰史，它所記錄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陳納德將軍 (General Claire Lee Chennault) 麾下的第十四航空隊，第六八聯隊，第二十三戰鬥大隊 (23rd Fighter Group, 68th Composite Wing, Fourteenth Air Force) 中，名震一時的第七十四「游擊」戰鬥中隊 (74th "Guerrilla" Fighter Squadron) 的勇士們的英勇戰績。

被稱為「游擊隊長」的「派培」赫爾斯特少校 (Major John "Pappy" Herbst)，曾任七十四中隊指揮官達數月之久。在此期間，他機巧地運用了戰術、情報、後勤，以及各個軍官的才能，來指揮他這個「游擊」中隊，在中國戰區的空中，英勇作戰，屢建奇功。在此期間，情報方面的優異成就，尤為突出，此在本書中，亦將作詳盡的描寫。

一九七九年，美國政府承認了中國大陸的共黨政權。雙方國民的旅遊及商業上的交流，亦隨之而日漸頻繁。本書作者乃亦渴望能赴中國大陸的江西贛州，將昔在一九四五年，七十四中隊自

該處撤退前，埋藏在地下的那些作戰資料，重新發掘出來。在那時，作者方任七十四「空中游擊隊」的情報官，舉凡七十四中隊出擊戰術之設計，戰後結果之研判，作者均曾密切地參與其事。同時，作為七十四中隊的情報官，作者尚須盡量獲取日軍的作戰活動的情報，撰寫作戰報告，和保存七十四中隊的作戰記錄與各種有關的資料。

一九四五年三月初，日軍圍攻贛州，七十四中隊緊急撤退之前，原已奉令將所有本隊機密文件及一切資料，全部焚燬。但作者却不忍這樣做，經過慎重考慮及安排後，乃在離開基地之前，機密地將這些珍貴文獻，埋藏在決不可能為日軍所發現的墳地中，這才使它們得以完整地保留下來，而免於銷燬。

然而大戰結束之後，中國大陸又淪於中共統治之下，其政治情況，使作者未能再赴江西，取出這批埋藏於地下的文獻，以供政府及歷史學者的利用。

但在目前，由於這批文獻之發掘，已可供政府有關部門及歷史學者之運用和參考了。同時，由這些資料中，也說明了七十四中隊在中國戰區所建立的特殊功勳，以及中隊指揮官赫爾斯特與當時尚為江西第四行政區行政督察專員，兼贛縣縣長及保安司令之蔣經國將軍之間，竭誠合作，互相支援作戰的史實。也正是由於赫爾斯特指揮官與蔣將軍的誠摯的友誼，才奠定了在此一戰區中，中美盟軍合作無間的戰友關係，其精誠密切之程度，實已出乎一般預料之外，此對中國抗日

戰爭之神益，至爲重大。在過去，吾人對號稱「游擊隊」的七十四戰鬥中隊，在江西所建立的奇功，大多由於資料之缺乏，故只能輕描淡寫，語焉不詳。現在則由於這批資料之出土，始發現當年七十四中隊，在江西「游擊」過程中，有助於蔣經國將軍支援合作之助益，何等鉅大。

爲了便於敘述在中國抗戰期間，以及戰後所發生的各種情況，本書作者特別創造了一個化名陸克凱伊 (Luke Kaye) (按Kaye 應譯音爲凱，但爲單字稱呼，諸多不便，故改譯爲凱伊)，此一人物，實不啻作者本人之化身。至於書中其他人物、地點，以及所敘述之各種事件，則全係根據作者本身之記憶、來往函件，以及此批出土之資料中的記載，據實描寫。

有許多機構與個人，都曾經敦促作者，儘早完成此一著作，俾得增進世人對二次大戰期間，有關中國之史實之了解。而目前中國大陸、臺灣，以及整個世界局勢之演變，也足以使人憶及一句格言。

「對往事無知，則對時事缺乏了解，對未來全無概念。」

前言

如果不是由於有些人誠懇地希望某項目標之達成，而給予支援幫助，則在現實生活中，任何目標之達成，均將成爲不可能之事。而這本書當然也正是在許多友人的支持下完成的。

昔在駐留中國時期，賈迪納上士 (Sgt. Thomas D. Giardina)，曾擔任七十四戰鬥中隊的書記和打字員，其時所有的駕駛員們，全都認爲中隊中的一切活動和作戰記錄，都必須極端精確地予以記載和保存，藉以研判戰爭之進展及趨向。是以在每次飛行任務完成之後，對於賈迪納上士所提出的有關執行任務經過之問題，無不詳盡解答，以便精確地載入檔案中。而這些檔案，現在便成了本書主要資料來源之一。

蔣總統經國先生不但准許作者在本書中列入他的大名，並述及當年聯合作戰期間，他所參與的各項任務，而且還表現了罕見的智慧、行政效率、精誠合作，與永難忘懷的真摯友誼。

在坎薩斯州威琪達的麻康奈空軍基地 (Mc Connell Air Force Base, Wichita, Kansas) 製

片部的湯瑪斯上士 (Tech. Sgt. Adolph J. Thomas, Jr.) 與柏恩 (Jerry D. Byrne) 上士，曾爲作者修整了許多四十多年以前的古老照片，使其得以製版印出，由此而使作者得以節省了許多文字的描述，正如一句中國格言所說：「一幅畫抵得過千言萬語」 (One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謹在此向他們致謝。

本書並承一向爲作者所景仰的一位美國空軍的卓越的將領，同時也是優秀的駕駛員、飛虎隊員，二次大戰期間，在中國戰區，創立名震一時的二十三戰鬥大隊的郝婁威將軍 (General Bruce K. Holloway) 爲本書作序，更使本書爲之增光不少。

作者極感激前英國皇家空軍駕駛員、歷史教授、編輯、發行人海謨博士 (Dr. Robin Higham)，他在作者撰寫此書期間，曾賜予許多指導。更感謝賽達夫人，在初稿修正潤色，以及發行方面，所賜予的幫助。

作者更對在中華民國的兩位可敬的友人，外交部次長丁懋時，和行政院新聞局長宋楚瑜，敬致虔誠的謝意。本書之問世，受惠於二位先生之處殊多。

此外，使作者深感遺憾的是，在中國大陸，親赴江西贛州，將作者昔於一九四五年間，埋藏於墓地中的珍貴文獻，發掘出來，並交還作者的幾位中國友人，基於安全與其它「敏感」的理由，在本書中，未便列舉其大名。但作者將會永遠銘感他們的鼎助。

序

在這本專以描寫在二次大戰期間，美國空軍在中國戰區的作戰經過為主旨的書中，其主要人物，外號人稱「派培」(Pappy) (按Pappy係方言「爸爸」或俗語「老前輩」之意，在譯文中，爲行文方便，並免於發生混淆不清之虞，故音譯爲「派培」) 的赫爾斯特 (John C. Herbst)，對於他這個雅號，真可謂名符其實，當之無愧。昔在一九四四年夏秋兩季，當中國戰區的空戰，進行得最激烈之際，其時他已三十五歲。同時他也被尊爲二次大戰期間，資深的空戰英雄之一。在中印緬戰區的空戰中，他一直保持着擊落日機架數最多的紀錄。

他的確是一個卓越的空軍軍官。本書作者甚至推許他爲第二十三戰鬥大隊所有駕駛員中，最多彩多姿的一位。對於這一點，也許有人會提出異議，因爲在當時的二十三戰鬥大隊，以及它的前身「美國志願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簡稱A. V. G.) 駐留中國戰區的三年期內，空軍駕駛員，人才輩出，傑出的空戰英雄，人數之多，難以數計，被譽爲自成吉思汗及亞歷

山大以還，最偉大的輝煌戰史，本是由這些名震一時的空戰勇士們，共同締造的，自不宜格外強調任何人的個人成就。但無論如何，赫爾斯特仍不失爲所有飛虎中，最傑出者之一。他具有一種特殊的氣質——這種氣質甚難加以充份的界說，而且也缺乏一種共同的標準——只可以這樣說，那是一種能够令人感動，使人無條件追隨左右的特殊氣質。

駐在中國戰區的十四航空隊，其管理的政策，與作戰的法則，都極爲單純。其特殊的生活方式，便是在所有的必需品之供應，均告缺乏的情況下，依然要保持戰鬥的能力。而由印度飛越喜馬拉亞山的駝峯，載運汽油與軍火到中國的飛行，遂亦成爲十四航空隊空戰活動的最具影響力之因素。因此，便制定了一種儲存汽油及彈藥的數量方面的標準，當儲存量低於此一標準時，便只能使戰鬥機仍擔負起警戒防守性活動，其它各機種則暫時停止飛行。但若汽油及彈藥之儲存量超過此一最低標準時，便會開始採取攻勢，轟炸機和戰鬥機，便會聯合出擊，其活動範圍，是由漢口與九江爲中心，順時鐘方向，構成一條二七〇度的弧線，通過南昌一帶魚米之鄉，向東南直達香港與廣州，向南到河內與海防，向西南可達緬甸，舉凡在此一弧線內的所有日軍武裝部隊、車船運輸工具，乃至空中及停在機場上的飛機，都會成爲轟炸摧毀的目標。

這種供應品的儲量的判斷，是根據不同的季節，上級頒佈的作戰命令，以及日軍活動的情報等可變因素之變化爲基礎而作成的。此種判斷的制訂，當然是十四航空隊的參謀們的職責，不過

主要的決策者，還是由其最高指揮官，陳納德將軍。

關於陳納德將軍的一切，例如他的卓越的領袖才能，他的超人的觀察力、適應性、指揮作戰的天才，已有許多著作加以描寫。然而他對於後勤之重要性，所具有的透徹的理解，却很少有人提及。在作戰過程中，由於對本身的基本條件，計算錯誤，將會造成何等重大的悲劇，他具有充份了解。他深知如果汽油或彈藥嚴重缺乏時，絕不是僅依賴每次只可載貨五、〇〇〇磅的運輸機的緊急輸送，便可解決。

在一九四三年以後，情況雖逐漸好轉，但卻從來也不會達到充份供應的程度。而爲了處理這種經常的軍需缺乏問題，陳納德將軍有時會表現得極端審慎，但有時却會不顧一切地孤注一擲。雖然，不管他怎樣做，都很少發生錯誤。

這位「游擊隊長」或「派培」或「John C.」或者，像他的家人一樣，稱之爲「Jack」，便是在此時期，來到中國。時間大概是一九四四年中期，其時十四航空隊在後勤方面所遭遇的最貧乏的一個階段，業已過去，恰在日軍自長沙向南寧攻擊，致使十四航空隊也不得不自衡陽、零陵、桂林……等地的空軍基地撤出之前。

派培在第二十三戰鬥大隊總部工作了很短的一個時期之後，便由大隊長希爾（Tex Hill）派到第七十四中隊任指揮官。

此一第七十四戰鬥中隊，真可以說是個藏龍臥虎，勇將如雲的戰鬥機中隊，但由於過去兩年間，它一直駐防昆明，擔任此一地區的空防任務，罕有出擊的機會。以致隊中戰將們的卓越技能，迄未得到盡量的發揮，所以一直都像是空有絕代姿容，但却尚未受到賞識的辛德兒蕊拉（Cinderella）一樣。不過防守的地區不斷地擴大，其重要性，乃也日漸增加，所以七十四中隊乃被當作防空的基本部隊，而在華東地區的出擊任務，便一直都是由它的姊妹隊——第七十五和七十六中隊擔任。

然而就在派培被任命為七十四中隊的隊長以後，該隊所負的任務，也發生了重大的改變。而本書的精彩內容，便是描寫派培接長七十四中隊以後的幾個月內，該中隊自他們的基地出擊，使日軍遭受空前未有的重大損失的經過。

七十四中隊之所以被稱為「游擊隊」也正是由於其時他們的基地，恰好處於日軍陣線の後方，他們也正像在敵後從事游擊戰的陸上游擊隊一樣，在空中進行他們的游擊戰。

本書最引人入勝的一部份，是它詳盡地敘述了一段故事發生的經過，而凱斯克上校之所以能夠寫出這段故事，也正是由於他本身便是當事人之一，「我就在那裏」，他不但是目擊者，而且還親身參與其事，更加上最近才由江西贛州發掘出來的七十四中隊的珍貴檔案，所以他才能寫的如此精彩、真實。

故事發生於一九四四年八月間，一個溫暖的日子，三位表情嚴肅的美國陸軍航空隊（American Army Air Force）軍官，拜詣當時的江西贛縣縣長蔣經國將軍（現任中華民國總統），商討將七十四中隊移駐贛州事宜。

參加這次簡報的中美軍官，除了蔣縣長和他的保安隊參謀人員以外，在美军方面的三位軍官，是希斯特中校（L. Col. John Hester）、赫爾斯特上尉（派培），以及凱斯克中尉（本書作者）。

這時所有與會的中美軍官，都感到對日戰爭的前途，已出現新的希望。美國戰鬥機由贛州出擊，必然能使華東地區的人民和部隊的民心士氣，全都受到極大的激勵，使他們的精神振作起來，以與經過了八年的鏖戰，師老無功，軍心渙散的日軍，繼續進行激烈的戰爭。這三位美國軍官，業已擬訂一種攻擊的戰略，可使中國戰區中的日軍，遭受致命的重大打擊。

此一構想也正與蔣縣長的見解相同，所以他無須說服，便已表示贊同。然而在十四航空隊方面，却反而感到猶豫難決。因為此一戰略計劃之實施，顯然必須冒極大的風險，其時日軍在華東地區的機場及沿海航空母艦上，都集結了大量戰鬥機，七十四中隊的戰鬥機，為數有限，日機很可能在很短地時期，便將該中隊的戰鬥機全部消滅，這無疑將會使日軍又獲得一個重大勝利的宣傳機會。

所以，陳納德將軍擔心這批「游擊隊」頂多不過一星期，便會消逝無踪——這當然又是根據他對預料中的補給困難所可能招致的結果。而在實際上，這種估計也並非過份，因為七十四中隊在當時處境的艱苦與危險，也正是如此。

然而，結果如何？試閱此書，便可知道這個「游擊隊」在贛州基地的七個月期間內，建立了何等驚天動地的特殊功勳，只憑着他們的超人的技巧，無比的勇氣，優異的情報，良好的計劃，再加上幾分意外的好運氣，竟使這一小股「游擊隊」給予日軍極端慘重的打擊。

在我所知道的第一流戰鬥機駕駛員中，堪與派培比美者，尚不多見。在過去，我只聽到過他在中國戰區的空戰中所創的神奇紀錄，不過我並不認識他。直到一九四六年，在加州的 March Field 空軍基地，才第一次看到他，其時他是在我的第一戰鬥大隊所屬的中隊指揮官之一。在最初，我還以為他是電影明星考爾門 (Ronald Colman)——或是考爾門的替身——到我們的基地來尋覓拍攝影片的外景場地來了。他的儀表英俊，語調溫和，舉止瀟灑，但却也充份表現了堅定進取的精神。他的智慧與技能結合在一起，使他成爲一個很有才幹的人。他還曾受過律師及石油工程師的訓練，所以也可以說是一個難得的多才多藝的人。

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派培在一次空中意外事件中逝世，恰好是第二十三戰鬥大隊在中國成立四年之後。這不但是他個人的不幸，甚至也可以說是美國的損失。那天他正在做一次新機試飛

表演，另外一位參加表演的，也是一位十分優秀的戰鬥機駕駛員歐茲（Robin Olds）。他們都是新加入此種試飛的駕駛員。駕駛的是剛製造成功的美國第一批噴射戰鬥機，編號為P-80。在其後的一年左右，此種新機展示飛行，幾乎完全為我們所獨占。其時飛行人才至為缺乏，美國陸軍航空隊——也正和其它各軍種的航空隊所面臨的問題一樣——正亟需尋求有資格和技能的飛行人員，來補充他們的空缺。而我們的第一戰鬥大隊，却因為擁有這種嶄新的噴射戰鬥機，乃成為我們的秘密武器，使我們在徵募新人之際，佔了不少優勢。因此我們也已成爲駕駛雷鳥（Thunderbird）式噴射機的先驅，當時曾在全國各地從事展示飛行，真可謂出盡了風頭。

後來我曾聽到有人談論，像派培這樣偉大的飛行員，過去在中國戰區與日本飛機交鋒，身經百戰，擊落日機無數，自己都不曾受到傷害，此時回到美國，却在一次新機展示飛行中犧牲了，真令人不勝哀悼之至。有時這只不過是一種無意中的閒談而已，但也有時却另有弦外之音，似乎在暗示此種冒險的展示飛行，原本是不必要的，而在高級官員的命令下，進行此種冒險飛行，尤屬不當。

不過持此論調者，對於此類展示飛行的性質，似乎尚缺乏瞭解。此類展示飛行在本質上是一種在縝密的指導下的飛行演習，事前都經過完善的計劃，是爲了達成某些特殊的，重要的目標而實施的。而派培則對任何交付給他的任務，不論其性質如何，或是在何種環境下進行，他都會認

真而熱衷地予以執行。在事實上，我們必須以更多的時間，來進行轟炸、射擊，以及其它戰術上的任務的訓練，目的在於發掘這種新發明的噴射戰鬥機，在性能方面，具有何種優點。而且這天試飛演習的飛行員，也是出於自願，而不是命令。他的不幸的犧牲，至今仍爲我們所哀悼、懷念。他的確是一個優秀的軍人，一位卓越的戰爭的領導者，一位偉大的英雄人物。

郝婁威

中文版序

過去五十年來，中國一直都處於動亂不安的局面之下。在推翻專制，創立共和政府之後，剛要從事改革之際，便爆發對日本侵略者的慘烈戰爭，加以共產主義的擴張、蘇俄的蠶食，乃至中共對北韓及北越戰爭的支援，都為中國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使無數勤儉善良的人民，變成了無家可歸的流浪者。

中華民國撤退到臺灣，仍能保持其自由與獨立，以及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還，便已建立起來的與美國的合作與友誼。而中國大陸的共產政權，則選擇了蘇俄為其盟邦，直到它對蘇俄與它聯盟的主要目的，有所認識時為止。

總之，中國人民具有超人的智慧、遠見，與獨立的意識和自尊心，所以是不易為他人所統治的。中國人民都期待着未來能成為一個和平、自由，具有共同目標的強大統一國家。他們的傳統習慣與家庭生活，都可成為一種定型，甚難有所更改。因此，對於中華民族而言，中國共產黨的